

六遊寶島

徐櫻

前言

本年，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在登上中華班機以前，方桂與我本沒預備參加這一次的遠征。爲什麼呢？他積存了幾乎半個世紀的資料，今年利用不教課的時間，想要完成他那「比較泰語研究」英文的巨著。現在將近尾聲。終於想再到泰國去印證一下他這幾十年來的胸中蘊積。一旦旅行，又要推後一兩個月才能完成。

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是件大事。每兩年一次，今逢第十一屆。去年春天錢院長思亮出國，拜訪院士們，大家都半都答應出席。人才鼎盛，我們也似乎不必再效顰東郭先生了。反正不開會的年度，方桂到是時時回去的。當時即向院長陳明，今年放棄參加。

會期漸漸近了。院長、所長，以及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事們的命令一道一道的紛紛傳來。他們諄諄的說是本屆院士會議不但希望方桂出席，而且閉幕以後，緊接着史語所也將舉行一個語言學研究的會議。有李方桂、周法高、張珉三大賢同時在台灣，把他們在國外的看法，跟國內語言學者們的實地經驗，互相配合，以便決定今後語言學研究的發展及方針。因這一會對於語言將來的重要性，又以大家盛意難違。同時日本的老朋友們也趁機會檢個便易。約方桂順道過東京作專題演講。以「演講會友」，又是一個「假公濟私」的辦法。於是我們就匆匆束裝，欣然就道。

挨罵

起飛以前，機件出了一點兒小毛病。遲飛了四小時。空中小姐們一會兒獻茶，一會兒敬酒，殷殷招待，親切感人。但是她們只顧了一頭兒。沒想到暑期的七〇七班機滿座，一百六七十人，既時時有吃有喝，當然隨時也要洗洗手，洗洗臉了。飛行兩點鐘以後，洗手間就抽不出水來了。從此也沒有茶水，也沒有咖啡喝。一路上只有果汁同可樂。手巾把拿來，雖然還很燙，可是半乾半溼。結果平安到達，只是途中不免那一點兒不方便。

登陸以後中央研究院高總幹事化臣，史語所長，同所中的老朋友們，我的侄子徐福宜。都鶴候機場。彼此熱烈的握手、歡敘，使我們衷心充滿了感激同興奮，愉悅！

我們在國外的生活，向如閑雲、野鶴，不管到什麼地方，一不拜候官府，二不接見記者。這次透過徐福宜的安排，不能不接受「中央」「中國」及「聯合」報館三位幹練美貌的女記者的訪問。

在圓山飯店同年青漂亮的姑娘們小坐，閑話家常，真是人生一大享受！一聊起頭兒就是兩三個鐘點。她們三位一面若無其事的隨便談笑，一面刷刷刷的筆下疾馳，去蕪存菁，寫的那麼逸趣橫生，頭頭是道。對我們的過份讚揚，讀了不免臉紅！

第二天一大早，老朋友們的電話來了。他們大嚷着說「大照片都上了頭條新聞！好哇！電話都不給咱們打一個，豈有此理！」

我誠惶誠恐的一面鞠躬，一面說「失禮失禮！該打該打！我在這裏鞠躬謝罪！」那邊哈哈大笑說「你鞠躬鞠躬誰能看得着啊？等見了面再罰你！」他不想你，又何必罵你？這種挨了罵的慰藉，誰沒有兩個知心知意的好朋友誰不會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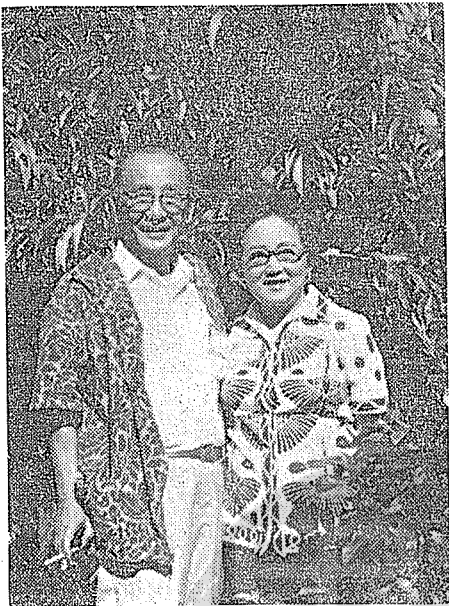
濟濟多士

且說這次到會的國外院士們有二十三。來自十六個大學，十四個州，連同夫人和孩子竟是浩浩蕩蕩四五十人。國內院士有十八人。國內外院士們的專長與行業是分歷史、語言、經濟、物理、化學、法律、土壤、生物、動力、電子、麻醉、衛生、醫學、考古、遺傳、工程等等學科，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可見我國人才之盛，及在海外分佈之廣。

大家一入國境就有專人負責歡迎招應，一律被安置在圓山飯店。院士有院士們的節目。眷屬有眷屬們的活動。不但是食有魚，而且是出有車，皆大歡喜！然而我心裏常覺惶惶不安。因爲國家爲了我們這一羣支出浩大，而我們究竟能爲國計民生出了多少高明主意呢？

圓山飯店

這是全世界最豪華的十大飯店之一。我雖然是六遊寶島。但每次歸來，總是住史語所或者台大的人宿舍。台灣近年來旅館設備的進步與豪華，是人人知道的，但我可從沒住過。動身以前，聽到其他團體回國開會的學人李英哲太太說出國十年，她最大的願心就是回台灣住一夜圓山飯店同吃一餐一條龍。這次他們夫婦衣錦榮歸，回國開會，將駐旌於圓山飯店。夙願指日得償，她十分高興。她問我將住那裏？我說還不知道。誰知我一下飛機，也是直驅那座絢爛綺麗的十四層大廈。抬頭一望「哇噢！」我也住「圓山飯店」！這座台北市的第一个新式老飯店，它資格歷史老，而裝修及設備可是不老。他背山面水，崗陵起伏，已先得到地理上的天然優越條件，應台池樹，金碧輝煌！既富古式的瑰麗、莊嚴，又兼新型的線條、色彩。長廊曲折，古樹參天，遨遊其間，真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感覺。並且中



本文作者與夫婿李方桂院士在寶島風景區福壽山莊桃園合影。

西南北各式的餐廳、酒吧、舞榭、歌台、運動場，游泳池，古玩店、畫廊、書局、珠寶店、禮品行，中西合璧，應有盡有。無怪外國的元首、貴賓、使節、富商、大賈都被招待在這裏了。如上所說一切華貴舒適的佈置、設備，舉不勝舉。大處自有專人籌劃處理，且細不細。但有二三小節，有我特別欣賞的，也有我認爲小不滿意的，冒昧在此一提，以資獻曝之忱。不知圓山飯店的老闆們同主顧們，以爲然否？

第一，我欣賞浴室裏的電話分機。因爲旅客出遊，一回到旅館裏，不是躺在牀上，就是坐在浴室裏，（事實上就是馬桶上，說起來不雅。）你只聽見電話響，就是抓不到，真是誤事。在圓山飯店，就無此問題了。

第二，我欣賞衣櫥裏的燈。不但是看清楚衣物，就是領帶啦，都可以很省力而得到滿意的選擇。並有烘乾作用，實在是一舉兩得。

我認爲遺憾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飯店的鏡子，大大小小裏裏外外比那家旅館都多，可是沒有一面能照全身的穿衣鏡。衣服的長短，配合鞋子的高低以及顏色式樣。照不到全身，問題就出來了。我穿好了衣服，只好搬張椅子站上去在鏡台前照，又怕摔跤，更不能走走退退，顧影自憐了。在電梯裏碰見三五個洋女士，她們也正在抱怨新衣服做來了，看不見自己的全身而生氣。我又碰見了穿白加克的室內佈置負責人，我問他套房裏是否有全身的穿衣鏡，他搖搖頭，抓抓腦袋說，「好像也沒有。」我說那你就應該向當局報告一聲了。

第二個遺憾，浴室雖寬，洗盥台雖長，但是沒有一個抽屜。女士的脂粉、香水還可以放在臥室鏡台抽屜裏。

但是男士們的刮臉刀、梳頭油、爽身粉，電梳子、牙刷、牙膏等等，無處收藏，只好望台上一扔。把個大理石洗盥台，霎時間作踐成雜貨破爛攤兒了！任你如何擺佈，也不整齊，看上去頗爲窩心！我也向負責人提議過。希望他不要把管見當作耳邊風才好。因這是我衷心善意的建議。

一 宴

十四日是預備會期，各路英雄都陸續到齊了。晨八時一位位院士老爺們都整裝出發。夫人們算是放假，籌劃自己的活動。因本日是預備會，會後院士們回到飯店少息，與匆匆的臂上挽着夫人們去赴錢思亮院長的第一大宴。

我們每次回台都不免要叨擾院長夫婦的宴會。一向無拘無束，同遊子還鄉家人團聚一樣。這次可有兩點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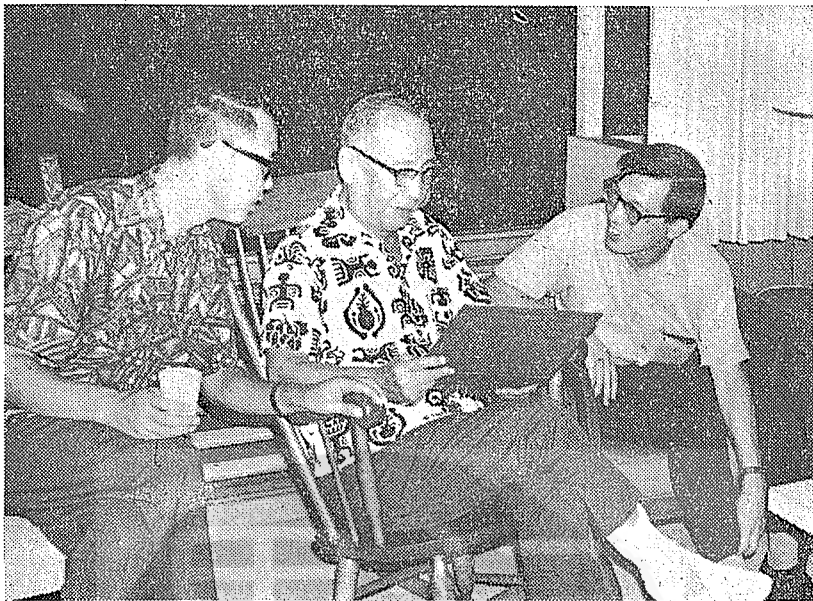
第一，我一走進親切熟悉的蔡元培館不見錢夫人，一問之下，原來她病了，聲帶出了問題，見人不能說話。那麼一個言笑瀟灑，風生四坐的人，躲在家裏不便見人說話，真使人惆悵！會後我不怕打擾她，曾去造訪。蒙她接見並答應我好的保養，下次回台她一定和我多多談話。我不敢多停留，堅囑她，養病不能靠醫生，要自己有信心，一定可以早日康復的。

第二、國內國外的各位院士和夫人們都到齊了。大廳裏擠的滿滿的。席設八九桌。一時間釁光鬚影，冠蓋京華。大家說起來唯恐聲音不高，笑起來唯恐哈哈不響，海闊天空，中外古今，談的真是起勁。入席了，院長忽然間要銜敘我們。首任院士和夫人坐第一桌，依次類推下去。這一來，我們未免有點兒短暫的不安與矜持。坐定後一數，首席上只有李濟、李方桂、袁貽瑾、凌鴻勛夫婦，加上院長和總幹事不過十人！在這桌上到是不必悲傷「華年疾逝，老實黏糕」（老邁年高。）但是那些同任的院士們都那裏去了呢？有

的老了，有的病了，有的沒回國。我心中一陣悽惶老友們的凋零分散！

二 宴

但是放眼末一席上，也有可喜的一面。少年英俊們日益衆多。猶其看見首次出席的新院士張



語言學家李方桂院士和他的兩位高足徐經貽羅錦堂二教授討論圖畫冊頁。

現，他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國的。一去一晃廿七年。和我們是三十年的同事，十年的賓主。和我家三代都是好朋友。初相識遠在一九四〇年度，那時他只是一個禿頭大學士，出身清華，和方桂是先後同學。現在不但是語言學博士，又是加州大學的教授。年前被選。現在帶了女博士洋太太衣錦回鄉，同坐在院士集會的席上！後生可畏，豈不信然？同時也令人爲他衷心充溢着驕傲、滿足和愉快！

酒之醇、饋之精，院長一向的排場和熱誠，是大家所公認的，不必細說。高化臣總幹事舉着杯子，到處敬酒，他還大嚷着「我四北千兒，我四北千兒。——（我是喝的白乾兒酒，）鄉音入耳，異常動心！酒醉飯飽，盡歡而散！

十五日，第十一屆院士會議正式開會，院士們各展所長，出些什麼高明主意，我不在場不敢胡說。會後副總統夫婦的晚宴我可躬逢其盛了。

席設在介壽路賓館的花園裏。這原是日據時代總督的官邸。日本人修飾園庭的技巧一向是高明的。地方雖然不大，他能設計的玲瓏適暢。如茵的草坪上，引進一灣曲水，對面就形成一丘小島兒。兩岸低垂的柳條，輕輕的掃在水面上，拂起大圈小圈的漣漪，一個套着一個，使人看了悠然意遠！晚風送着夕陽，吹的衣裙飄飄盪盪。把台灣七月的酷暑驅散的無影無踪。紅紅綠綠的小燈籠，四下裏向人睜着媚眼兒。

一座老摩登的大紅磚砌洋房，端坐在青石板鋪築的大平台上，也有牠老氣橫秋的逸趣！可惜時間不多，沒得仔細留連，只拉了錢寶泗嫂遊走了幾步，寶泗老兄已是八十歲的人了，數年不見，

依然紅光滿面，矯健如昔，一襲寶藍綢子大掛，襯着雪白的內衫，那麼樣的飄灑瀟灑！

副總統和夫人爲了要滿足我們這羣歸國的「蝗蟲」，可是煞費苦心，他用以招待我們的，既非山珍海味，又非牛排火鷄。吃什麼呢？原來是燒餅、油條、元霄、粽子、豆腐腦、燴粉絲、蒸餃、煎包、魚圓、肉餅、烤饅饅。什麼古裏八怪的家鄉土物無所不有。一家一家的小攤位，一個一個的小桌子，隨便去坐，任意取食。又可以參觀炸油條的，把鉛筆大小的油條，往油鍋裏一擲，霎時變成一尺多長又鬆又脆的油條，做包子的，只撕下一小團麵，把肉餡用小窄板子望面塊上一抹，三捏兩扯包子做出來了，餡又包的嚴，摺兒又拿的碎，看着真有種快感！賓主不分，打成一片，既不用敬酒，也不需讓坐，大家止不住的大吃大喝起來。談笑够了，吃喝飽了，抹抹嘴兒說聲「謝謝，再見。」那份兒親切、隨便、無拘無束真是無以復加了。走到門首，只說一聲你坐來的車子的號碼，麥克風一叫，雖然是百輛盈門，但是有條不紊，一輛一輛的接着號，悄然駛到階前，登車而去，結束了快樂的一天！

三 宴

十六日照例繼續開會，選舉院士。夫人們不必傷腦筋，我們的義務只是等着晚宴出席。所以有的去買東西，有的去訪朋友。我則得着機會去參加在台灣二十四年來從不間斷每週一聚的崑曲集會。現在台北有兩個崑曲會，一名同期，一名蓬瀛，由徐炎之、夏煥新二大曲家領導主持的，人才鼎盛，推陳出新、川流不息、滿園桃李，移植國外的，日見衆多。我們每次回國，總要叨擾衆曲友們多情的寵招。而我們無論任何的匆忙也必趕赴曲會。這次又因老曲友項馨吾兄久居紐約，忽而歸來的機緣，曲友們除了例會以外又打聽設宴爲我們三人接風和送行。蔣慰堂先生新被選

為院士格外高興，又單獨設宴。不但是「以曲會友」快慰生平，又逢喜事，賓主都加倍的開心！當晚是蔣經國院長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設宴。這裏的場面偉大舒適。雖然是席開數十桌，但是寬大涼爽。夫人們各自自由圓山飯店出發，先行到達，因為新院士難產，所以院士老爺們都姍姍來遲。

由高總幹事介紹我們和主人握手拜見以後，我找了一個牆角邊的桌子坐下，和一羣怕見人的老朋友們，躲在一旁談話。半點鐘以後，院士們才紛紛到達。因為本屆會議有十八位候選人，競爭激烈，院士們在會議桌上坐了六小時，投票凡五次，選出新院士八人，計有周文德、周文榮、張伯毅、郭宗德、余英時、張光直、方豪、蔣復璁、現在新舊院士共達八十四位。

等到方桂在人叢中出現，我連忙招手叫他坐到邊上來，他偏又被人公舉致謝詞，我反而又被人拉到他坐的主席上去。

蔣先生起立舉酒致詞：他說為了實行節約，今天只備了鄉土菜，「開門見山，一目了然」席。物簡意誠，望大家努力加餐，方桂起立答謝：他說「蒙院長深情招待，用這種豐盛而別致又俱家鄉風味的酒菜，大家都有回到家的喜悅，僅代表大家向院長致謝！」賓主都那麼乾脆簡捷，每句都是衷腸話。既不需作文章，也不談那些安邦定國的大題目，全場一片輕鬆愉快！

且說這酒席為什麼有這個名稱呢？因為所有的菜餚通通擺在桌上，不用三碟兩碗的朝上端，所以是「開門見山」客人望桌上一看是什麼菜就「一目了然」不必吃着上一道，想着下一道了。那麼那天的菜碼到底是什麼呢？菜四盤：一、鳳尾魚，二、油爆蝦，三、肉絲炒乍菜，四、雪裏紅炒干張。主食兩色，一、花捲，二、蒸餃。都圍擺在圓桌的大轉盤上。當中一隻大銀鼎，比普通的洗臉盆還深還大。所謂的「復興鍋」，

這裏面可有打撈不盡的寶藏。有海參，魚唇，豬肚，魚元、雞塊、魷魚、冬筍、冬菇、腐竹、油豆腐、白菜、粉絲、中間還飄着一窩虎皮蛋。蔣先生同費秘書長雙雙站起，親自給我們盛湯，撈菜。每人吃到第二三碗，鼎底下還有新鮮菜出現，真是大哉鍋也！

席間除了主人以外還有行政院的多位長官和不久前訪美載譽歸來的青年友好訪問團全體團員作陪。長官們那麼和藹，友善。青年朋友們那樣的活潑親切。這席酒吃的「痛快淋漓」！

飯後先映電影，這是新聞報導。演出開發橫貫公路時的進展過程。技術人員和工作團體的那些鑿山開路，炸石斬荆的驚險鏡頭。蔣先生是參加演出的大明星。他戴了鴨舌帽，穿了加克。主了手杖，各處查看。有些地方，山險石鬆，常得四肢並用，才能越過。常常為他出一身冷汗。看了這些經過的情形，到我們旅遊時種種享受，才體會到前賢開發時的艱苦！

以後是青年團為我們表演她們的拿手好戲。全團十三人，有的是大專的學生，有的是教員，還有的是留學回國的博士、教授。他們、她們歌載舞，才卸舞衫又得要刀亮劍，練武工的一聲怒吼，把人吓一大跳。五花八門，他們都身兼數職。正如他們的團長所強調的，「每人不但是都有一手兒。」還真是有兩三手兒哪！猶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們並非職業演員。他們在公餘之暇，擠出時間來，技巧練的純熟，改裝、換陣，變化配合之緊湊完美。各人都能展所長之外，那般合作精神真是發揮了最高的效果。在如雷的一陣掌聲裏，這一次的院士會議，才算完美的正式幕下。以後的幾天就是我們旅遊的日程了。

雙 絕

十七日本是應該赴基隆參觀台灣造船公司的。我們一九五五年初次回台灣就是乘海輪從基隆

港登陸的。轉眼幾乎二十年。我十分想再重遊基隆港，但是因方桂連日開會，心情未免緊張，連累他的腸胃裏有些失常，不敢妄動，需要靜的休息一下。我想，糟了，第一我們得放棄基隆的第一站。以後如何，還要看他的恢復情況。前途不敢過份奢望。誰知他到是「老當益壯」，當日下午他就很高興的告訴我收拾行李，準備明早隨隊出發。「遵命！」

十八日大隊是分成北中部和南中部兩組出發，我們主要是想歸寧清華大學，所以選了前者。八點卅分北組的一行十餘人登上冷氣設備的小巴士，參觀第一勝景南北高速公路。車上有中央研究院的胡先生沿途照料。又有公路局胡局長為我們一路解說測量情形、施工經過，以及完成目標等等。在美國住慣了的人，整天在高速公路上跑，並沒有多深的印象及感覺。然而要在一個沒有高速公路的國家，忽然間要造成一段長達三百七十多公里的八線超級大道是談何容易的事？現在雖然只完成六線，其它的餘地留待以後必要時繼續拓展。

這條公路北起基隆，南迄高雄縣的鳳山，縱貫西部平原，經過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等主要的城市。聽見胡局長所報告的那些筆路橫橫拓荒者艱苦經過，令人起敬！我們所享受的只是平安愉快！好不慚咎！

第一站參觀幼獅工業社。匆匆的看了一些工業成品。是些日用穿著物品。

第二站到台肥公司新竹廠。在這裏除環遊工廠以外，又聽取廠長的簡報，並從模型上得到進一步的了瞭，何者造肥料，何者製醋酸，何者產尿素，對於不懂化學的人，也能略窺梗概。蒙招待了茶點及豐盛的午餐以外，還大包小包的拿了肥料回家種花，或者送給當地的朋友。

第三站到了中化公司頭份廠。經過一番招待及聽簡報以後，參觀了軟木頭變成了堅實沉重的

有用木材，作成各種用具。處理所需用的時間金錢雖然不少，但是本身價值，却要超越十倍。這真是化學萬能的時代。我們又抱了精美的禮品小花瓶而去。

第四站是清華大學

車一到達就被校長徐賢修及各院長熱烈的歡迎着。擦臉、喝茶、吃點心，然後聽校長述說大學最初的發展，近年的情況，以及將來的展望。提起北平的「水木清華」，是多少年來教授和學生們誰不向往神馳的地方？但自北平失守，校園淪陷七年以後才在臺灣復校。至今已十餘年來，歷任校長慘淡經營，現在居然距離台北市僅七十餘公里的新竹市，找到二百一十英畝崗陵起伏，湖水澄澈的大校園。氣候要比台北市乾適涼爽。冬日雖然時有季風，但是烈日晴天，又無空氣污染，成功湖亦臥在校園裏，極俱水光山色之美。而且古樹接天，幽雅宜人。真是讀書作研究的好去處。

最近繼續設有三院，十二所，七系。學生一千二百多人，教職員和國外請回去的教授共約二百人。男女學生一律住校。娛樂中心、運動場、圖書館、衛生處一應俱全。大學部學生學、宿、膳、醫、雜等費每學期共二千五百餘元新台幣。合美金不到七十元。研究生費用只合到五十餘元。這種數字，在百物昂貴的今天，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徐校長未來的展望呢。就是他想在最近的將來，設立文學院。構想雖可佩服，但這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所以他向回國的院士們同當代的文學界大師們呼籲了。他需要大家的大力支持同合作。小型的會議，簡單明瞭的結束。然後大家一起到梅園。

梅園綠樹成蔭，恬適幽靜。回憶抗戰期間，梅故校長到四川李莊來開會，因天旱江輪停航十餘天，校長下榻舍間，朝夕得蒙教益。那時所裏

同人都都輪流着請吃飯，校長忽然問好奇的問：「怎麼家家的菜餚雖然不同，可是碗盤都和李家一樣的？」後來才知道，抗戰期間大家的碗盤都不齊全，所以誰家請客，多半都來拿我的碗盤。一九五二年我回台灣，梅校長還特別敬了我一杯酒，強調住李莊時早晚吃我家的東西不但最多，而且不管到誰家吃飯還用我的碗盤次數最多。那時還有羅常培兄隨侍。現在三公都已作古！大家鞠躬致敬已畢，懷着滿心的悲悼而去！

當晚徐校長設宴，席開兩桌。賭酒敬茶，吃的非常高興。席終以前，大家又想起來點我同方柱的戲，唱崑曲。我說我到不怕獻醜，只是無譜又無笛為辭，大家說那不難，音樂系有的是笛子，命人去拿來一枝，不響，又去拿一枝來，只好獻醜。大家謔獎一番，說你記着，「以後凡有清華同學集會，必要領教你們的雙絕！」

席散後大家在晚風習習中散步成功湖畔。徐校長提議月下盪舟，但因酒席過豐，誰也動彈不得了。漫步跨過克恭橋，這是故校友瞿克恭先生的令弟，建來紀念他們老兄的。手足情深，於此可見。橋那一端有湖心亭。三五個年青人在彈吉他唱歌。校長止着他們別停也別走，彈吉他伴奏，大家來唱校歌。於是乎「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大家高唱入雲！校長說你們知道嗎？這裏有李方桂五十年前畢業的大學長在同我們合唱呀！確有一番感懷與情趣！

當晚住在新竹市天祥大旅館。

鬼屋

多日的都市生活，一旦住在小城市的所謂大旅館裏，另有一番情趣！窗外鳥鳴唧唧才五點鐘，我同方柱悄然外出。站在街頭上吃了剛剛出鍋的油條、燒餅、豆漿。每人花台幣三元。這恐怕是全世界最經濟、營養而又適口的早餐了。回到旅館，歸隊出發。

一程來到新竹台糖畜牧場。這裏的牛棚、豬圈一切都是現代化，設備、管理都照科學方法。牛有肉牛和乳牛。豬也有外銷豬和自用豬的等別。豬牛生產及配種都要有醫師接生料理。和幾十年前的原始方法，可大不相同了。這應當是一個很新鮮而有趣的參觀，可惜豪雨傾盆，只好坐在車子裏巡遊一周。頗為掃興！但在實驗室裏，可是聽了化驗人員詳細的解說，牛肉是什麼顏色最富營養，豬肉又是什麼水份最合衛生。又說是怕胖的人，應當多吃豬肉，這倒是新聞。為什麼呢？因為豬的肥肉雖多，而瘦肉裏無油。牛雖然大部份是瘦肉，但是瘦肉裏却含的脂肪甚豐，但是既乾又老的瘦豬肉又有誰願意吃呢？節食的人反而多吃牛肉，其實是個錯覺。

場長費君，又招待了一番，才把我們這羣「蝗虫」送走。

以後又參觀了頭份中國石油化學公司。走馬看花，又趕到潭子看加工出口區。一路上聽簡報、吃茶點、吃酒席。理工方面的參觀，太太們多半似懂非懂，但也算足足的上了幾課。

可是在工業技術研究院，看到馳名世界的日本照像機，同美國目前最負盛名也是最流行的GE牌小型電腦計算機，原來都在這裏加工、完成。若非親眼所見，只知道這兩件最時髦的日常用品是日本人和美國人的傑作，誰能想到咱們中國人才是幕後的大英雄呢！

在離開潭子以前從車窗裏看見兩塊大招牌，上寫「徐州小吃」和「徐州大飯店」。啊呀！徐州人既不以烹調著名，徐州又不出產什麼特別好食物。今竟有人以徐州號召，必有點兒徐州的特別講究。我這個離家多年的徐州人，一見「徐州」二字，砰然心動！恨不得下車拜候一番，或者是照顧一餐才好。但因為要隨大隊同行，只好從車窗裏頻頻回首，悵悵而去！

緊接着是直驅台中大飯店。這是台中設備最

好的一家大旅館。傢俱什物都是新式，電話、電視俱全。十幾層大廈，甚為豪華！騎樓下望，四線的馬路上，小型汽車，來往不絕。銀行、飯館林立，頗具一個大城市的規模。晚飯前後，南中部組的大隊人馬，也都到這裏陸續會齊。小別三日，新交到也有些故人重逢的喜悅！大家搶着述說這幾天分首以後的所見、所聞、所吃、所喝等等。此後南北二組都同一路線，路程上的時間，更加緊促。到了台中港工局，因大雨淋漓，又不得下車。匆匆趕赴下一站台中港中興新村。聽取省政府的簡報。這裏是一所頗具規模的日式房子。雖在酷暑，到時清風陣陣四面吹來，精神體力都為之一振！大家正在觀玩遊覽庭院的小巧清幽之景，忽有人說這是一座鬼屋。日據時期，曾有好多屈死鬼現形現形。光復以後省政府用來招待往來的貴賓。雖是大夥的人朝夕不絕，但工友們深夜間還是不敢獨自出入。幸而是青天白日，否則我第一個就不敢久留。鬼邪之說，在一個人無愧於心的人，固然是不必過份的擔憂，但是人心中的幻想，和眼睛的錯覺，有時也許會發現怪狀。幼時好聽鬼故事，至今一聽人說鬼，還不免東張西望。

梨山賓館

省政府又招待了一席豐盛的午餐。以後五個鐘點內，又趕赴谷關，聽取台電大甲溪電源開發的過程。又赴青山參觀青山發電廠。由青山赴德基，看德基大壩及發電廠建設工程。在一般人見識之下，不免對祖國的繁榮及建設異常的興奮和驚喜。而經濟和工程方面的專家們，當然會有更深一層的見解，批評和改善。趕到梨山已近黃昏了。

在車子尚離梨山賓館幾里以外，就遠遠望見紅欄、綠檻、翹壁、飛簷，隱隱約約在崗陵起伏間時出時沒，意識中就預期着將有一片亭台樓閣

在眼前了。再轉幾道山灣，果不其然，我們已駛入噴泉數丈，畫棟雕樑賓館門前的大廣場了！大家一擁下車，照像的照像，遊賞的遊賞，四散開去尋幽覓勝。晚飯以前儘量爭取時間。雖然是樂而忘飢，而正在這時清香適口的晚餐已開上正廳。這一頓狼吞虎嚥自不必說。況且雞是現殺的土雞，魚是剛打上水的活魚，所有的蔬菜都是兩個鐘頭以內在園裡新採的。其營養及鮮美。久住國外的人，真是奇異的享受！散席以前每桌又捧上一大盤嫩枝綠葉的大水蜜桃！桃形肥胖，一層茸毛上還粘住沖洗未乾的水珠。拿在手裏沉甸甸，軟綿綿的。桃皮可以整個的撕下來。咬一口，肉厚又細軟又無筋，比蜜還甜的桃汁順着手腕往下流，只好唏哩呼嚕連吃帶喝，最後剩下的一個小桃核，比一個青果還要小些，真佳種也！

先嚴又錚將軍在世極嗜水果，每逢季節，必差專人到家鄉採辦蕭縣石榴，碣山梨，肥城水蜜桃。數十年來沒有嘗到這個美味了。桃子甜在嘴裏，心中不免酸慄！

就寢以前，每個臥房裏又送進水蜜桃兩個。下山時每人又贈一盒八個。去夏我回國，市上已有所謂的「水蜜桃」。但徒有其名，桃小而酸，一年的光景，就進步到如此程度。足見我國果農改種的技術，何等驚人？由此可以想見其他稻糧，蔬菜，以及畜牧改良配種的各種進步了。輔導會的大賢們功不可沒也！

賓館是依山順勢建築的，所以層樓曲折如入迷宮。其間設備，十分豪華，地上滿鋪着一寸多厚的台灣地毯，一律深紅色，四邊露出拼木地板，色淺而光潤，很是調和。牆上掛了大幅的名畫。每間房都有走廊，憑欄四望，遠山近市，都呈眼底。確是遊目騁懷！

一切的安排設備都達到很高的水準，但是有一事我不明白，就是每張牀上的棉被，何以那麼奇怪？雖很乾淨，但一律日本款式。既短而厚又

重。短到遮肩露脚，厚重到如同橋拱在身上的程度。我以為夜間會有多冷，不敢撤去。硬把那條棉被，不是蓋在身上，而是硬拍打在身上，但是又壓的人透不過氣來。我只好把他（那棉被）拖到地下，只蓋毛毯，才漸漸入睡。這種棉被，不知已經襲用了多久，既不加以改良，竟也無人建議，何其怪也！

次早八時又集合早餐。我剛下到二層樓梯，只見沈剛伯先生，由小姐攙扶着氣喘吁吁的從樓下抓了樓梯扶手緩緩而上。原來因山高氣壓低沉，他不能適應，呼吸急促，行動十分辛苦。我看了不免担心，問他為何去而復返？事實上是下而復上。他上氣不接下氣的指着足下說：你看我多糊塗？穿了人家賓館的拖鞋，好不容易走到樓下才發現。現在又得大費周折，上樓換鞋。

我說：老兄確是有一小點兒糊塗？為什麼不安坐樓下，叫您小姐自己跑上樓，把鞋取下來換上不就完了？他說他根本沒想到這個好辦法。我們三人都附掌大笑！

水蜜桃

飯後起程去參觀輔導會福壽山農場。只見漫山遍野都是果樹。枝垂葉繁。樹身不高，正好採探。沒成熟的全用紙包，以免鳥雀損傷。每棵都用竹竿支架，以避風來搖擺。據說果子需要黃昏時採裝。夜間運送進城。因路上一經日晒，再經冷藏，就全都溼黃腐爛了。消費者只知道果子新鮮適口，哪裏想得到農人的辛苦！那些果農們都把好果子送上市，不好的才自己食用。沈寶實感慨的指着說：「看呀！這滿樹上都掛的都是洋錢鈔票啊！」

一點兒也不錯，我回到台北到市上一問，一個水蜜桃賣到三十元台幣，竟合美金八角，我把帶回來的十隻蜜桃趕緊送給幾個好朋友分享！遊遍了果園。我們又到榮民的住宅去拜會。

這裏是分爲軍官和士兵兩區。政府貸款，按月分期償還。所建住宅多半是三房兩廳。軍官區地盤略大而已。衛生設備，瓦斯爐，電氣冰箱，縫紉機，電視機，家家都有。有一家門前還停了自用的小汽車。據說是兩千萬的富戶。還有一家除了地毯，窗簾，整齊華美以外，臥室裏也有妝台，立鏡。牀上疊着多高的綉花被，鴛鴦枕。低垂着錦帳，珠絡，儼然洞房。只欠花燭。我好奇的問：你們的新娘子呢？新房佈置的多麼富麗啊！主人笑着說：哪兒來的新娘子啊？這是我們老太太的臥室呀！於此可見榮民生活的優裕！臨去主人又送我每人兩個大蜜桃。我在大門前桃樹下還同方桂攝影留念。全村的大人小孩都穿了新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列隊在村門拍手歡迎歡送，我們大家也作揖打躬道謝而去！

在達到最後的一站以前，我們又在天祥停留了一陣，遂即直駛花蓮的大理石工廠。這裏當然是最精彩的一站了。所看見的和所聽到的誰都會欣賞和驚奇。那麼大塊的石頭，用電鋸子整天整夜的自動鏟着，把它鏟成大桌面。小塊的磨成玲瓏光潤的手鐲，小山形狀的磨成石獅，圓長的石片又作成石盤。石匾，又用鐵沙隔着塑膠射成各種字體的詩句對聯。看到各種器物怎樣的先成粗坯，後加切磨，再施磨，再用沙與水細細的沖激整理，層層進展，完成，包裝才到我們手裏。古語說「玉不斲，不成器」，於此可見。

大家正在說說笑笑搶着買花瓶，煙缸，果盤，酒盅之際，這次的旅程將近尾聲了。臨去時廠家又送每人大理石碗一個，十分大方好看。機聲軋軋，空中小姐剛遞上熱手巾把，水果糖，一杯熱茶，還沒喝完，我們又已平安降落在台北市了。

計從十七日到二十一日共五天。遊歷參觀了多少平日耳聞而沒得一見的地方，今都達到目的。一路又有教育部蔣部長，研究院錢院長和輔導

會的趙副會長，領導陪同着。一對警車開道。全程都是冷氣巴士。每到一站，就由研究院的幹員先照料一番，再由當地的校長，場長，村長，廠長們歡迎招待。每晚還有隨行的醫生，護士叩門問候。這真是一個舒適，安全，又快樂的旅行啊！

尾聲

緊接着歷史語言研究所展開了語言學研討會議。由三個語言學家，各自主持專題討論。方桂的題目是「漢語研究的方向——音韻學的發展」，他主張同行的諸君多作調查及整理，抓住眼前還有的時機，不要讓它輕輕失去。因為現在的人種都很難保持純粹，何況語言？

本來麼，現在交通如此發達，人的流動性如此快速，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語言日趨接近，在實用方面來說，各種語言越趨接近或者以至於同化，越是便於構通思想，傳達意見，而在研究語言的人看來可慌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說同一種語言，那麼千百年後，這一行的人還去研究什麼呢？

最後的高潮就是看劉大中院士「羣英會」的演出。劉院士不但是舞台經驗豐富，而且把劇中人的歷史及個性都研究分析到家。雖是花甲周郎，然而英姿儒俊，一經台前亮像，就把台下的眼神和心情一把都抓住了！

第二天史語所的朋友們又公設盛大的歡宴，席開三桌，屈所長夫婦和很多老少同事和夫人都列席。貴賓中還有初次回台的前屆新院士張琨夫婦，本屆剛剛選出的新院士張光直。猶其高興的是看到李壬癸。

李君是去年在夏威夷大學語言學系剛得到他的第三個學位。本年夫婦雙雙被聘南洋大學執教。在一個青年學者，經濟還沒有基礎以前，本來不想立刻換防。但受了方桂的影響，毅然放棄了

現成的，難得的機會，攜妻帶子，衣錦榮歸。這本是十分可喜的事，但是歸國以後，工作是否順手，環境是否合乎理想，這都得「且聽下文」，三省之餘，心理上也難免一些兒荷負！

思潮起伏，被一陣叮叮噹噹大家舉杯互敬的歡樂聲打斷。第二天在大家的一片溫馨愉快的道別中我們又踏上征途。

到東京小停。橋本和岡田二先生來接。蒙二君不以失約爲罪，（本應演講，事前黃牛）反害的他們請了一餐昂貴的牛排！

飛機再起再降，我們就回到他鄉的故居檀香山了。海天如昔，庭園依舊。方桂含着雪茄安坐在他的「小天地」書城裏。我則回想這十八天以來愉快的片段來紀念我的六遊寶島。一九七四年冬日於夏威夷。

編輯部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規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千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抗日時期東南敵後

包明叔著·定價68元

中外雜誌社經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